

人物档案

河森堡,本名袁硕,1988年生人,国家博物馆讲解员。前段时间,一段《进击的巨人》人类学演讲视频走红,开启了他的“知识网红”之路。

# 知识网红河森堡

## 「我害怕平庸」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受访者供图

周一,国家博物馆闭馆。讲解员河森堡有更多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

下午出发接受采访前,他在家睡觉。当天上午,河森堡给某live平台录制视频节目,一口气录了七集。

他说话轻声细语,礼貌地给你倒水。谢绝你给他点饮料的提议,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没有太多寒暄,示意你,可以开始了。

他有问必答,又难掩疲惫。

“知识网红”河森堡不再仅仅是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他在微博上有180万粉丝,他接商业广告,在品牌商赞助下去非洲,有了自己的网络视频节目。

“一年前,我不会想到生活能变成这个样子。”河森堡说。

### 进击的讲解员

转折发生在今年3月。河森堡在“一席”上一段37分钟的人类学演讲视频,成了网络“爆款”。演讲主题是“进击的巨人”,现场听众大概两百人左右。

河森堡先讲北京猿人,直言他们并非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何在东亚地区消失?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又发生了更加恐怖的事情。“河森堡声音放轻,“为什么?”他低头,嘴角带笑,“这恐怕就得从头开始讲起了。”

一开始,画面左下方一位姑娘靠着椅子在玩手机。几分钟后,那姑娘收起了手机,身体微微前倾,被河森堡的演讲所俘获。

他的演讲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故事包裹着知识,知识里还埋着段子。他气定神闲,不疾不徐,掌控全局。

你以为他精心设计了每一个起承转合,但河森堡说,并没有,就是凭着感觉走。

“我在展厅怎么讲,上台就怎么讲。”那是河森堡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演讲,但类似的事情,他已经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做了五年。他自认在演讲上算有天赋。常有学校带学生组团来参观,要是说得有意思,学生的“打脸”非常直接——他们会心不在焉,打打闹闹。“我的讲解必须精彩,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讲故事的能力,算是被国家博物馆锻炼出来的。而对人类学的关注,也是河森堡工作之后才挖掘出的兴趣。他说,现在获得的很多东西,都是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身份的副产品。

河森堡的职业理想,是当全国最好的博物馆讲解员,他觉得他还差得远。

### 要有细节,动人的细节

河森堡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软件工程专业。虽然是理科生,但他阅读量一直不小,“文笔一直也挺好”。

到国家博物馆工作后,他读了更多的书。河森堡认为,优秀的博物馆讲解员,应该像19世纪欧洲的博物学家——他们对世界有深刻的认识,有丰富的积淀,有独立的思考。而且,他们还可以将这些思考传递给公众。“启迪他们,改造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让他们遇到荒谬的时候,有能力保护自己。”

但传播知识,又谈何容易。

河森堡崇拜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觉得他的知识广博如同大海。他给自己取名“河森堡”,既是致敬,也是自谦——“我的知识就像涓涓小河”。

在演讲视频大火之前,河森堡已经在知乎上开始了写作。这也是为了磨炼自己的技巧,像是做一个实验——同样的东西,我用更新鲜的方式讲出来,传播效果是不是更好?他把知乎当作自己博物

馆之外的新战场。

但输出知识的前期积累是痛苦的。要查阅大量资料和论文,梳理不同学术流派观点,再将平实枯燥的论文语言,转化为生动有趣的讲解词。

《进击的巨人》被河森堡讲成了“惊悚小说”,但每部分内容都有专业文献支撑。只是文献会板起面孔,说某某学者提出了以下几个假说;河森堡用讲故事的方式,呈现这些假说的推演过程。“他想,会不会是……”“后来,他又想起了一个可怕的假说……”

怎么让知识变得可口?河森堡说,靠细节。

细节的选择有讲究。数据也是细节,它严谨规范,但招人烦。“要打动人,包含有强烈情绪的细节。”

河森堡随口就举了个例子——莱特湾海战。看书时,他被其中一个细节钩住了:日军飞行员架着满载炸弹的战斗机,冲向美国军舰,美方立即回击以密集火力。日军飞机被打得凌空解体。之后,美国舰艇的甲板上下起人肉雨。一位美国水手从甲板上捡起一大条舌头,后面还挂着扁桃体。

河森堡加上了手势,比划着:“他很惊讶,人的舌头原来有这么长。”说完,他敲了一下桌子,“通过这个细节读者就知道,这一仗太惨烈了。”

### 咬着牙,每天读书

河森堡坦率地说,他害怕平庸,他想被关注。

现在,关注真的将他包裹了起来,这个29岁的年轻人,也会露出一丝无力招架的迷茫。“眼下这种生活是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

有人说,他天生就会讲故事;也有人说,他急于表现,喜欢掉书袋。还有人质疑他做科普的资格。“你不是就是个讲解员吗,干嘛上蹿下跳的,很多人讨厌我。”河森堡坦言。

河森堡并不创造知识,但他能把知识变得更为美味,端到众人面前。他觉得,做科普不该有门槛。“只要你传递的知识来自严肃、专业的文献,那就没问题。如果只有研究者才能做科普的话,那就完蛋了。我是个博物馆讲解员,可我不是文物方面的研究者,那我岂不是什么宣讲都不能做了?”

好的科普要让受众愿意听,要讲得动人心弦。同时,它还得有严肃信源。当然,学术界对很多事情并没有统一说法,持不同观点的两派甚至能争得脸红脖子粗。河森堡会尽量呈现不同说法。他说,不想卷入学术圈的恩怨,怕被骂。

看,他已经从一个透明人,变成了说话可能招骂的“大V”了。

但河森堡并不认为自己有多红。博物馆圈是个很冷僻的圈子,他觉得自己还没走出去。

尽管如此,他现在的工作量,已经比之前翻了五倍都不止。

“当讲解员的时候,至少你睡眠是充足的,不至于没时间去睡觉啊。”他双手揉了揉额头,叹气,“现在三点睡觉,七点起床是常态。”

河森堡依然做着讲解员的工作,同时又多了一重“知识网红”的身份。时间少了,但依然需要进行“知识输出”。他必须不停学习。他给自己接了档52期的周播节目,用这种方式逼自己摄取知识,“咬着牙,每天读书”。河森堡算了下,读三万字的文献,大概能输出三万字。

“我能感到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河森堡以前练过格斗,体格健壮。他还年轻,却极有危机感,常觉得青春到了快散场的时候。“我必须眼下就把最苦的事做了。”

确实苦,但还要拼。“难道我要再回到以前的日子吗?”河森堡问。拿着微薄工资,做一个国家博物馆内毫无存在感的讲解员,这是河森堡要摆脱的生活。

借着知识经济的东风,靠自己六年来的积累,他做到了。

### 人物点击

## 扎根高原 他手把手教藏民科学种植

本报记者 付丽丽

一年365天,他有200多天都在田间地头。他不是农民,但农民离了他还真不行。

他叫边巴次旦,是西藏日喀则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农艺师,2014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科技水平对于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作用日益凸显,农业科技工作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我们脚踏实地搞技术推广、抓生产运用,好的科技成果才能带来效益。”这句话,边巴次旦总挂在嘴边。

以“喜马拉雅22号”为例,其亩产可以达到800斤,比普通品种能提高300斤以上。但由于秸秆少,割的时候较硬,牧民喂牛羊就不太方便,因此很多人不太愿意种。经过讲解,如人工条播时每亩种子需要35斤,一把种子要分三次撒,这样可以控制播量,抗倒伏。而机播一亩地最好是28—30斤种子,这样播出来一亩地有18—20万株,成穗量会有25万。“分蘖率低,与种植间距有很大关系。至于秸秆硬的问题,喂动物时提前一天泡泡就好了。农牧民慢慢就都接受了。”边巴次旦说。

通过不懈努力,仅此一种,2017年日喀则种植面积60万亩,2018年将破100万亩。在当地,由于藏民知识水平普遍不高,为便于推广种植,边巴次旦还努力当好科技知识的传播者:一方面将复杂的理论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宣传单、学习手册发放给农民群众,提高了他们的知识水平;另一方面,还充分利用农闲时间,组织带领科技人员深入农村基层,开展科技培训。

“一个科技干部,干得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只有一心一意替群众想、为群众谋、带群众干,群众才会认可你。”边巴次旦说。

### 留声机

## 让苍生不再挨饿 “水稻院士”用一生履行承诺

本报记者 刘志伟 实习生 刘晶晶

8月9日凌晨,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在武汉逝世,享年78岁。

8月13日,朱英国遗体告别仪式在武昌举行,武汉大学师生代表,朱英国的亲属、生前友好等500多人前往送别。



### “粮食安全要靠自己”

在朱英国院士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照片:烈日下,绿油油的水稻田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水稻长势,并向朱英国了解水稻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情况。

2013年7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冒着酷暑深入武汉大学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鄂州实验基地。珞优8号、珞优10号、两优234……朱英国一一介绍基地培育的优良水稻品种。

当获知珞优8号亩产800公斤,是湖北连续7年、全国连续4年主推的超级稻品种时,总书记握着朱英国的手说:“您辛苦了。感谢你们作出的贡献,希望继续努力。科技兴农,粮食安全要靠自己。”

“总书记这次视察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朱英国表示,“作为科学家,我们更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全力解决好科学界承担的关键性科学问题,担好担子、回报社会、回报国家。”

朱英国一直强调,水稻是中国的粮食创新,创新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对于红莲型杂交稻来说,种质资源的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

### 甘当“水稻候鸟”

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知农民的疾苦,希望能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尽一份力,让乡亲们远离贫困和饥饿。正因为如此,1959年参加高考时,朱英国一连填了3个武汉大学生物学的志愿,并如愿以偿考上了武大。

刚进大学不久,朱英国和许多人一样遭遇了席卷全国的饥荒。这也更坚定了他的梦想,让世界远离饥荒。5年后,朱英国毕业留校,专注于水稻科研工作,半个世纪矢志不移。

1964年,朱英国就参加了汪向明教授领导的水稻生育期遗传教育部重点科研组,开始水稻遗传研究。

上世纪70年代初,湖北省水稻三系协作组成立了,研究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武汉大学作为组长单位,选定朱英国担任组长,组织武汉地区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50余人,集中在沔阳县(现仙桃市)排湖原种场开展大协作,研究和推广杂交水稻。

秋风乍起,朱英国就奔赴广西南宁。寒冬来临,他又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他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就这样,从1972年起,他便开始了“水稻候鸟”的生涯。回忆多年前在海南的艰苦条件,他很感慨:“一路坐火车再坐轮船,一个星期才能到达海南陵水县,有时连座都没有。”

### 成就比肩袁隆平

1972年,朱英国和科研人员用海南岛的“红芒”野生稻作母本,与几十个常规稻杂交,经过反复试验筛选,发现其与常规稻种“莲塘早”杂交多次的后代种质非常好。于是,红莲的名称及其第一代诞生。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几十年来,红莲家族中的红莲优6、珞优8号、珞优10号陆续诞生。如今,红莲型杂交稻在全国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推广种植面积,累计已超过1亿亩。其中,仅珞优8号就达到2000多万亩。

在杂交水稻领域,袁隆平的“野败型”与朱英国的“红莲型”以及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育种界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被大面积推广种植,并被冠以“东方魔稻”的美称。

红莲型系列杂交稻的问世,可改变杂交稻种植的单一模式,在遇到突发病害流行时,可为粮食安全提供可靠保障。

人们称他是“湖北的袁隆平”,朱英国却谦虚地说:“不敢当!”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 为治愈肾病,她追梦四十年

——记解放军总医院陈香美院士

###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张强  
通讯员 郭晶 罗国金

今年对陈香美院士来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是她进入解放军总医院的第30个年头。

也是在这一年,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今年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发命令,给她记一等功。

陈香美,是我国著名临床肾脏病专家。8月21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尽管面带倦容,她依然神采奕奕。“我现在年纪大了,每天关节疼得起床都困难,但我还在‘撸起袖子干’。”

### 不做活检也要能诊断

1月9日,陈香美院士领衔的《IgA肾病中西医结合诊治规律与诊疗关键技术的研发及应用》项目摘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没人知道,为了这个奖项,她已整整奋斗了40年。

陈香美依然记得,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长春市医院心肾科工作时的誓言。

当时的中国,虽然是肾脏病多发区,可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而陈香美诊治的第一位病人就是一位尿毒症患者。她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慢慢死去。“那天,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学肾脏病专业,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读研时,她选择了肾脏病专业。几年后,她又

成为日本北里大学医学部肾脏病专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第一次见到日本导师时,导师问:“你想做什么课题?”陈香美毫不犹豫,“我只想学不做活体活检,就能诊断肾炎的方法。”

这个回答,她已考虑了很久。肾活检是诊断肾炎的“金标准”,但当时整个中国都没有几家医院能做肾活检,她想掌握一种让不具备肾活检能力的医院也能诊断肾炎的方法。然而,导师却愣了一下。他苦笑道:“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一起努力吧。”

“在日本的5年里,我很少在凌晨3点前睡过。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IgA肾病病理研究的,而这恰恰是我30多年后获得一等奖的基础。”她说。

### 中西医结合攻克难题

“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能完全实现‘不做肾活检就能诊断肾炎’的梦想,但却已经非常接近。”陈香美说。

我国约有1.2亿慢性肾病患者,最常见的是IgA肾病。这是一种难治的疾病,且青壮年多发,临床疗效差。如不早治疗,等待他们的将是更为严重的尿毒症。

“临床实践中,很多IgA肾病患者是既看中医又看西医,却很难收到满意的效果,还浪费医疗资源。”陈香美认为,中医是几千年传承的民族瑰宝,“我希望将中西医结合起来,探索出一种结合中医和西医的优势系统诊断肾病,并且进一步指导制



陈香美(中)带领临床医生查房。侯恺摄

定治疗方案,从而减少病患的求医负担。”

IgA肾病是由于免疫球蛋白A在肾脏中沉积,引发肾脏损伤所致。但为什么此病好发于青少年?为什么免疫球蛋白A会在肾脏中沉积?它为什么会致尿毒症?……多年来,这些问题始终盘绕在陈香美的脑海中。

在她的带领下,项目组从中西医结合角度首次提出IgA肾病“风邪扰肾、致虚、致瘀、致毒”的致病机制,提出了IgA肾病创新理论与中医证候的“益气补肾、化痰、祛风除湿”五型分治,多种组合的中西医结合序贯方案,对中药复方(肾复、复方积雪草等)和植物药开展国际注册的循证医学研究,疗效优于国际指南的推荐方案,最终捧得大奖。

### 为科研梦想从不懈怠

陈香美至今保留着一件普通的小鹿瓷器,这是一位患者的父亲送给她的。那是她做完剖腹产

后第7天,得知科里正在抢救一名严重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年轻患者,她头顶毛巾,裹得严严实实地赶到病房参加抢救,可还是没能救活患者。这件事,让她难过许久,而这个瓷器也一直被她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别人也许会忌讳,但我不会。我不能忘记这个患者,所以更要想方设法去救治危重病人。”她说。

几十年如一日,陈香美经常一天连5小时睡眠都不能保证。这个曾只有12张床位的小科,在她的带领下,已“长成”一棵医、教、研样样出彩的“参天大树”。2015年,陈香美团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

“我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女儿和母亲。父亲直到去世,我都还没给他开过一次药,没让他住进我们医院。女儿长这么大,我也很少管过。我唯一可以欣慰的是,这么多年,为了当初的梦想,我从没懈怠过每一分钟。”陈香美说。